

河东作家写河东

王过者，运城市盐湖区正北40华里一小村庄也。村西村北皆缓坡土丘，村东村南则土地平旷。村中街巷纵横，屋舍俨然。房前屋后，种瓜点豆；街头巷尾，花木锦簇。村内西北方向一交叉路口中央，巍然屹立着千年古柏一株，根如磐石，霜皮溜雨，黛色参天，树冠宏伟，枝繁叶茂，千年来守护着全村男男女女，黄发垂髫。

王过占地4000余亩，含近3500亩良田美地，瓜果梨桃之属，常住居民约1500口。50年前，此地曾是重要的粮棉生产基地。1973年，由时任村支部书记王志新带领的村领导班子为解村民贫困之忧，毅然大胆决定从安徽砀山引入优良酥梨品种，植于土丘坡地。消息传出，村民无不欢欣雀跃。

秋庄稼收罢，村干部率众村民携儿挈女，焚膏继晷，田间地头，挥汗如雨。每棵梨苗须植于长宽深各三尺土坑之内，坑间距近二丈。遥想当年，唯人手铁锹或洋镐一把，无其他任何机械辅助工具，全凭人力所为，先辈所受之苦，可见一斑。各生产队长挥斥方道，壮志未酬誓不休，与村民齐心协力，披荆斩棘，战天斗地凡二月有余。严冬降临之前，梨苗全部植于土丘之上。每株梨苗虽身材娇小，却罗列齐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阳春三月，漫坡遍野，梨花皑皑，灿若雪莹。紫燕黄莺，柳绿丛中寻佳偶；蜜蜂彩蝶，桃红林里觅相知。遥看一处攒云树，近人千家散花竹。崖顶之上，几枝红艳艳的山丹丹花在和煦的阳光下笑盈盈地向路人绽放。

夏日来临，夜短昼长。修枝剪叶，授粉疏果。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翻地浇园，喷药施肥。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面朝黄土背朝天，只为农装口中食。炎炎夏日，除午后或雨天可短暂歇息外，农人起早贪黑、苦心耕作被视为家庭之摇钱树的酥梨树。

俗语道：桃三杏四梨五年。改革开放后，家家户户更是铆足干劲，百倍呵护自家的一亩三分田。秋收冬藏，全家

王过小志

王海潮

年来开支预算得以保障。当年娇小梨苗，如今亭亭如盖。微风吹拂，碧波荡漾。梨树现虽已年近半百，却“老当益壮”，仍傲立于土丘之上。寒来暑往，年复一年。梨树硕果累累，毫不吝惜地回馈着村民多年的养育之恩。如今，酥梨已成为当地主导产业，以其金黄多汁、个大皮薄、核小质脆、香甜可口而远近驰名。树犹如此，知恩图报。感恩戴德，人何以偿？王老支书两年前无疾而终，安享90个春秋，村民们是否会一直感念当年这位带领全村男女老幼走向共同富裕的老共产党员呢？

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信矣夫！

另：相传当年刘秀讨王莽，曾歇于王过护钟松下，浓荫作伞，顿觉身轻气爽，呼曰：“王天之伞矣！”靠柏而息，朦胧间一老者叩拜“老身柏仙，吾王圣明，此乃宝地，万无忽视，振兴汉室，木上取利，娘娘有助，百姓出力。”说化而为轻烟而去，刘秀急追。猛醒，原是南柯一梦，知是柏仙点化，便到娘娘庙前进香，求得一答“振兴汉室，木上取利，繁衍成气”。此刻，供桌上酥梨自动滚出，供盘落到刘秀身边。刘秀悟道，“木上取利为梨，既于社稷有关，不可忽视”，于是立召村民，予以警示，先敬古柏，继而亲手栽树。王过酥梨园还有一块角地，相传是刘秀歇梨处。

王过原名王郭，概由王家郭家两大家族组成。后郭家式微，人丁不旺，现村中仍有郭姓数家。加之以上传说，刘秀曾经路过此地，虽无稽可考，但随后人们改村名为“王过”。“王”在上古时期本字应为“钺”，古之君主用以象征军事指挥权，故当地人称王过仍为“钺过”。“王”字具体演变过程如下：

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此两种说法均待商榷。特撰文以志。

生活写真

看着丝丝缕缕的雨，你心里就起了埋怨，迟不下早不下的，偏偏的，赶在这天下了。你是喜欢雨天的。雨天里，看书好，跟朋友闲聊好，撑一把伞，走在雨里也好，就是捧杯热茶，站在窗口，看这霏霏漫天的雨丝，发个呆，也好。你走在医院的路上，懊悔得想要爽约了。可是又怎么能行呢？一切都安排好了。

护士问了很多事，然后，指了一张床让你躺上去。你躺下了，问护士能行吗，护士扳着你的肩，说侧躺，又叫你靠边，再靠边。你就一挪再挪，都险些要掉下去了，护士才说好了。护士给你的手背上扎上针，说是麻醉药，然后把一个氧气管塞到你的鼻子里。你看见护士手上拿根小指头粗细的黑管，黑管头是个闪亮的金属球般的东西，你知道，这个丑陋的东西就是内窥镜，一会儿它就要通过口腔穿过食道进入你的胃，用它的冰冷和坚硬在你的胃里四处窥视。那么，倘若一只如这胃镜一般的镜子，拖着细若游丝的线，进入你的思想你心灵的深处，显示屏上会出现怎样的境况？会有哪些人行走在其中？会有怎样的苦笑怒骂呢？

护士说好了，这……似乎是，护士的话还在耳边，你倏地就睡了过去，没有过渡，没有铺垫，没有每天晚上的一只羊、两只羊煎熬地数来数去，就睡得没了知觉。你的睡眠不好已有好多年了。自从那年父亲去世后，你就没了一个好睡眠。你不得不怀疑，亲人的去世，或多或少，活着的人也会有些东西跟随着去，比如情感，比如健康。你呢，跟父亲一起走了的是睡眠，还有你的胃，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不好了。可是，在这个窄小的医疗床上，因为药力，你的眼皮像是被一只温暖的手轻轻抚了一下，就睡着了。也许，用没了知觉更为贴切，而你坚持用“睡着”这个词描述，是你奢望一个好的睡眠，黑深、香甜，直到自然醒来。

检查完了，药效散去，睁开眼睛时，你竟有些茫然，不明白身在何处。当你知道自己刚才睡着了，却不明白怎么忽地就醒了时便有些气闷，你是多么不愿意醒过来呀。你说再睡一会儿吧，累。你蜷着身子，看上去衰弱、苍

镜子

袁省梅

白，又无助，又孤单。你真的就再睡了一会儿。你早已忘记了你在所在的地方。你只是觉得好累，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行走了千里万里、干了千年万年重活的乏累。你真的又睡着了。这一刻，你竟然做了个梦。梦里是那个小小的土院子，还有那个小巷子，那么长那么长，母亲在那头喊你，女女……再醒长了时，你听见有人在说话，可是你睁不开眼。沉沉的眼皮下，你看到了过往的时光那么长又那么短，长到你用了四十多年的光阴去行走、去感受、去哭、去笑，短到只是躺在这医疗床上的十几分钟甚或是几分钟几秒钟，就让你明白了好多。只是你不明白，一个人要经历多少，才能真的会心一笑。人生匆忽，世事仓促，当你裹挟在鸡零狗碎的庸常日子中时，曾经孜孜执念的浮华和光鲜，隔着涛涛浪浪的红尘，再回首时觉得是多么的可笑和肤浅，甚至是，愚蠢。好多事就是这样，即使经历过也未必懂得，即使懂得了也未必做到。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那颗粗糙的心被岁月的大手磋磨得久了，才能润泽、光亮、透彻，才能心存感恩、体恤他人，过



鹤雀楼

【河东成语典故园雕塑欣赏】
闫鑫君 摄

灯下漫笔

吃瓜·消暑

李水仙

吃瓜，可不是贬义的“吃瓜群众”，是夏天到了，盼着吃瓜。我们家年年留片瓜地，在村西头排地，挨村子，约两亩。父亲点种一部分甜瓜，点种一部分西瓜。甜瓜叫作十条线的甜瓜。西瓜么？年年家里留的瓜籽，选上好的大瓜留的籽。那些籽吐出来万万不可当瓜子随便吃，水盆里洗净放窗台上晾干，备着来年种瓜用。我们尽可吃那些没选种的瓜子。那时的瓜子真大，吃了瓜，又吃了瓜子，一举两得的美味。

地里长出的瓜苗，一天比一天热闹。刺茬牙也多，父亲频繁地打掉它们，想把苗的劲赶到头茬二茬瓜芽上去使。看见瓜们挤出青豆一粒，风吹一吹，吹出青枣般的大，爬在叶蔓间，毛毛球似的。这时结的瓜太嫩，不用刻意照看。父母打发去看，看也是看别人家的鸡猪牛羊，撒野跑到田里胡“祸害”。我们坐在三角形的草帘瓜庵里百无聊聊，怔怔地发呆，还是到瓜田里追蟋蟀追蝴蝶玩去。

瓜蔓上的西瓜吊成皮球，吊成碗口，接近成熟，瓜地就离不开人了！礼拜天，我们小孩被大人支使去看瓜，去时邀两个玩伴，一片瓜地由着我们逞王逞霸，甜瓜比西瓜早熟些，看上哪个摘哪个，要是雨多，甜瓜粘土的地方生蛆，令人作呕，父亲下了草木灰治。西瓜下来，我就不想动甜瓜，看见哪个西瓜暗绿的皮花朵似的张开，摸起来光溜溜，感觉瓜熟，摘了它。地里没刀，我们的拳头又小，不像大人，一拳下去就能打开瓜！我们自有办法，把瓜稍微抬高，一丢手，瓜就开了！也不管瓜皮上的泥土，拿起参差不齐的一份，作死作劲了吃。有时走眼，打开的瓜白瓤白籽，扔到别人家的玉米地，要是让父母发现，可不得了，少不了一顿嚷！还是扔远些，“贼无赃，硬似钢”。有时坏了瓜，嘴硬不承认，也不行。头茬瓜金贵，父亲在瓜皮上做了记号，土茬也存了瓜数。要是哪个大瓜凭空消失，父亲定会究根问底。

有个年月，家里选的小籽西瓜种在禹庙滩地，那年旱得厉害，瓜苗差点旱死，没死的结的瓜也能叫个瓜啊，没有

一个大过半岁婴孩的头。家人削了皮，端着吃西瓜，“扎式”像吃甜瓜和菜瓜。旱地的瓜甜，父亲又下了本钱，下了不少麻糝（豆饼），亏它甜得可口，纯正的口感还让我们记挂了许多年。

“那瓜除了不大，鬼见愁，比哪年的瓜都好吃！”母亲口头语里的“鬼见愁”是说小得不起眼的东西。家里暖的小鸡不长个头，她也是这样顺嘴说。

那年的瓜比哪年的瓜都好吃，我认同。

炎热的夏天，若没西瓜撑持，我不敢想象没瓜的夏天怎么度过。再说，夏季高温，有朋友或亲戚偶尔上门，洗盘油桃，洗盘毛桃，洗盘甜瓜，还是，这些都别上了！亲戚朋友也许冒着大汗，嘴粘得说不利索，还是洗个大西瓜解渴，洗那种蒂绿的新鲜的，圆滚滚亮晃晃的，刀架在皮上，不用什么力气，刃对着瓜皮稍稍一顶，“噌”的一声，瓜开了！粉红的艳丽的瓤。刀刃再对着几个点下去，噌噌噌刺刺把成像样的瓜牙，都是厚的。先让客人。跟着你一牙儿，我一牙儿，噢哟噢哟，新品种的瓜无籽可吐，杂交的瓜还带些黑的瓜籽，也没多少籽粒。噢哟噢哟，吃的声音太响，吐籽声淹没在里面。噢哟噢哟，大大气气地吃，咕咚咕咚，都是嗓眼里灌水的声音。

一场西瓜盛宴结束，手沾着瓜汁，唇粘着瓜汁，毛巾擦拭，还是清水洗罢了！暑热降了，肚里舒坦，唇润口清，话稠得能倒出千年百年的事情。

有时看见酒店里的果盘哑然失笑，一小牙儿一小牙儿，整整齐齐地插个竹签，抹了口红的女子拈起一小牙儿，稳稳地避了唇红放进口中，抿着嘴，没声响，瓜便喂进肚子。要是个男子，还这样吃法，就觉得很扭扭捏捏了。

天真热啊！这夏天，黄土上到处是瓜田，瓜农们勤快地浇地，勤快地摘一茬一茬的西瓜，搞批发，也零卖。这样绿皮的，那样绿皮的。人们逮住个瓜，一分两半，攥只宽勺挖着半个吃，一勺子一勺子，挖下半个瓜，肚里的火没了，在家中就压了夏天火。

西瓜真是个好东西来！

挚爱亲情

老百姓有拍全家福的传统。长辈坐在中间，晚辈站在长辈周围，如果有小孩，可以坐在长辈膝上或被抱在长辈怀中。一大家子老老少少团圆在一起，是朝夕相处的刻录，也是朴素美好的愿望。

拍一张全家福，一直是我强烈的渴望，但内心始终清楚，这只能是一种奢望。因为，我再没有和父亲拍摄全家福的机会了。

我们家很传统，心中有爱，却不善于表达。父母默默耕种着，撑起这个家，孩子们读书成家。子女和父母商量着事儿，陪父母去医院里看病，和父母唠家常。一切井然有序，似乎时光就这样波澜不惊地流淌着。以前，我也觉得，三世同堂的岁月真的挺好。

沧海桑田，世事无常，美好又怎么会永恒呢？

当医生说父亲救不过来的时候，我的世界刹那间坍塌了。终于发现，我

老百姓记事

夏季到了，尽管市面上的水果琳琅满目，买回家一尝，却味道寡淡，愈发吃不出水果原有的口感。这时，我格外留心坚强哥的朋友圈。盼望着，盼望着，我一天对着手机望眼欲穿，快要按捺不住那颗焦急的心了。就在前两天，终于，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李子熟了！

还记得上高一那一年夏天，在树林里的布谷鸟一遍一遍悦耳的催促声中，我知道麦子快要成熟了。同学郭金格带我去他们村玩。我总是在中条山脚下那些村庄充满了憧憬，因为我从小就是听着中条山神奇的传说长大的，总想接近传说。我羡慕山下的人，他们肯定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去爬山。那是我第一次去赵村。虽然没有如愿去登山，却意外遇见一片李子园。天气炎热，地鲜有人踪影。我偷偷摘了一颗青李子，塞进嘴里咬一口，苦涩难咽，随手将剩下的李子扔掉，这是我第一次吃李子的记忆，苦涩不堪。

四年间，我在一个微信群结识了一个名叫强强的大哥，渐渐对他产生了兴趣。据了解，他得了一次病后，眼看着别人一个个出去打工挣钱，自己只能待在家里，心里苦闷，便常去村后的山崖上转悠，意外发现本村失传了二十多年的老李子树苗。他小心翼翼

全家福

李红伟

们没有拍过一张全家福，也没有为父母庆祝过生日，甚至不清楚他们的生日在哪一天。七八年前，我曾想过，父母八十以后，给他们过寿，为喜欢写作的父亲编印作品集，让他们的晚年和和美。

天不遂人愿，痛彻心扉的憾事定格在过去，再没有挽救的法子。为父亲写悼词的时候，才知道他的生日。每年生日那天，我回家看看，烧一炷香，点几支烟，献祭一点父亲生前爱吃的甜米糰糕。母亲生日的时候，我们都回去聚一聚。母亲说着，不要买，不要买，买这些干啥。但不管怎么样，母亲还是很开心的。不记得哪一天，六个孙辈们都在家里，我让母亲坐在北房前正中

间位置，孩子们站在她身边，拍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我在心里默默说：这张照片有意义！

寻找全家福的时候，我发现家里最早的合影，是我六岁那年，父亲和我、我哥在南房前拍的。父亲穿着蓝大褂，拿着一块怀表，坐在中间。哥哥和我都穿着绿大褂，戴着有红色五角星的帽子，站在父亲身边。我至今记得，相机和架子上盖了一块布，那个照相的人弯腰钻到布下，跳到相机前，捏了那么一下。过了一段时间，照片就放进柜子里挂到墙上了。但那时候，妹妹还没出生，母亲也没有一起照。

还有一张合影，是我参军以后的那个春节，家人想念我拍的。合影上，

赵村的李子

谷树一

蒙蒙亮，他爷爷挎着帆布袋和水壶就出发了，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水，蜿蜒的土路上留下了他疲惫的身影。那时没有其他交通工具，赵村人用双脚去印证尘世的艰辛。

坚强哥三十年前承包过村里的李子园。他还记得那时的一棵李子树产量能达到750斤，李子树的树龄大多二三十年了，李子的个头也大，口味特甜。他前前后后与李子打交道了三十多年，对李子有着很深的感情，望着枝头上那一串串一簇簇的李子，喜不自禁，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他盖房子欠了不少外债，这几年卖李子把以前的饥荒全部给填上了。每年李子快成熟的季节，卖李子的收李子的帮忙采摘的，村里热闹得像过节一样。客商们的拉货车开到了乡亲们自己的田地地头。前两年，都是他们自己推着车去外村寻找买主，由于路上颠簸，损耗的李子着实不少，令人心疼。

未记坚强哥前一年夏季，妻子突然馋了李子，她从陕西网购了一箱。名字听起来有食欲：黑布林。这种李子

去看重的，才能渐渐地淡了散了，过去不愿投进心里的人和事，也才会渐渐地挽留且视若珍宝了。只是时间不停留，太阳不会为你再升一次，月亮也不会为你再落一次，当你不得不走进这间逼仄的、充满冰冷空气的、挨挨挤挤地放满了机器的内镜室，躺在这张窄小的医疗床上时，窗外虽有你喜欢的雨和雨中的风景，你却无缘享受了。每一刻，都在成为过去。分分秒秒，风起云涌。再次看到的雨和雨景，也永远不是那一刻了。

诊断结果出来了，医生说没事。真没事？

医生扬起头，开玩笑：想有事？医生说：你的胃比我的还要好，就是弱了点动得慢了。

弱，不就是病吗？慢，不就是病吗？一个好的胃，应该是张弛有度，动静有度，急缓有度啊。你没有追问。

医生开了点助动力的药，又给了个医嘱：让你的胃高兴起来。

你愕然，然后，笑了。

出了医院，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空气潮润，天地清明，雨水让这个小城有了暂时的清爽和洁净。行走在小道上，你想，胃镜检查，或许就是对生命的一场排练吧，主题：健康或者病痛；人物：你；道具：内窥镜。盛装上台还是素颜朝天，都是你自己的事，是演给你一个人看的剧目。可是，导演呢？你抬头看了看天，天空澄明，镜子般，照着你，无言无语。

割股奉君

父亲母亲坐在窗边的石榴树前，哥哥妹妹站在他们身后。后来，母亲告诉我，过年的时候，我在部队，家里空落落的，父亲吃不下饭。我知道，父亲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出去闯闯，历练历练，但心里还是割舍不下。这份挂念是真实的，也是细腻的。这张照片最接近全家福了，但是没有我，当时，我和家人天各一方，心里互相牵挂着。

我想看到一张属于自己的全家福的愿望异常强烈。于是，我找到自己在军营里的照片，是在父母兄妹合影的同一时间拍的。照片中，我头戴军帽，身着军装，脚穿大头皮鞋，站在练兵场上。托人用电脑技术，把这张照片中的我，合在父母兄妹的合影上。在这张特殊的全家福上，我站在父亲身后哥哥身旁，仿佛全家人相会在这一刻。

回家的时候，我悄悄地吧这张照片放在相框的右下角。再后来，母亲把这张全家福摆在醒目的位置，放得高高的。

从此，进了老家房门，一眼就能看到这张特殊的全家福。

个头饱满，黑紫黑紫的，看起来特别诱人，可是咬一口，满嘴冒酸水，能把牙酸倒的那种，不带一丝的甜味。唉，这种中看不中用的李子，令人失望。

自从我得知坚强哥与李子这段渊源后，也迷恋上李子的味道。每年，当他家的李子成熟后，我都要给他递给他快递到石家庄。我哼着小曲从快速驿站把李子搬回家，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浓浓的李子香扑鼻而来，真是“醉了醉了”。坚强哥很细心，给每个李子都套上了网套，因而寄来的李子没有一个被挤压碰伤。我来不及洗，捏起一个，用手搓搓，便塞进嘴里。第一天，李子里透着白，咬一口，水分极大，酸里带着甜，有种脆脆的感觉。第二天再看，李子由红变紫，吃起来特别甜，皮肉渐渐分离，外面的皮能撕下来，甜味过，还有一丝微微的酸。这略微的酸更丰富了李子的味道，酸酸甜甜才是人生嘛！我每天下班后，先吃几个李子，尽情享受李子的味道，享受着故乡的味道！不过不能吃得太多，吃完了，还得再等上漫长的一年。

每年山李子成熟的季节，也是坚强哥年前最风光的时候。媒体记者慕名而来，他面对镜头，镇定自若侃侃而谈：“我这是老李子，老味道，我们村种植李子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下一步就是把我们的树管好，让李子品质更高，带动我们村致富起来！”祝福坚强哥及他们村的李子。